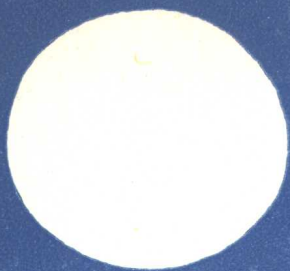


王云高 李 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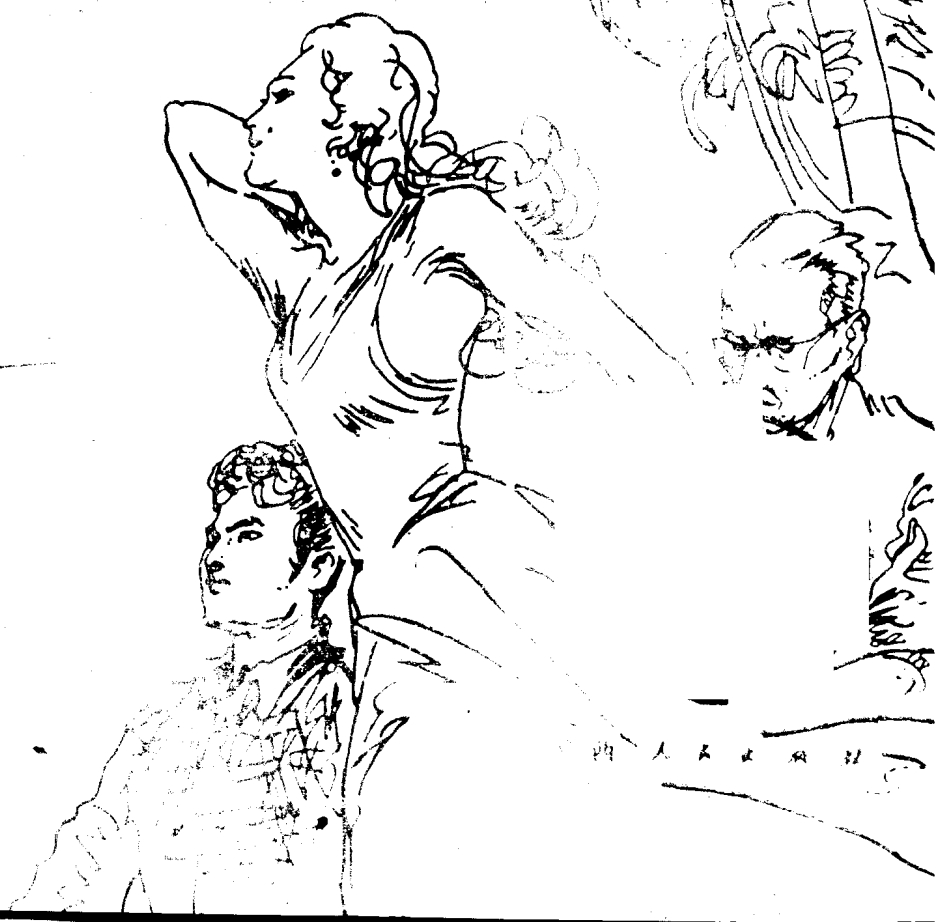


彩云归



彩雲歸

王云高 李 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彩 云 归
王 云 高 李 栋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玉林地区大众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6印张 插页8 138千字

1980年1月第2版 1984年9月第4次印刷

印数：178,001—214,000册

书号：10113·135 定价：0.60元

“岂知海外一二遗老孤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
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

——关于台湾的史书《行朝录》

Ann 11/52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今日台湾国民党将领政治生涯、生活道路和思想灵魂的小说。

作品通过魏芝圃、钟离汉、曾耿三个国民党将领一生的境遇和他们家庭生活的变迁，反映了今日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我党统战政策的伟大感召和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正在加速分化的情景。这种深刻变化，不但表现在这些国民党将领身上，同时也渗透到他们的家庭，表现在他们的子女、亲友身上。证明人心思团聚、国家要统一、台湾最终必将回到祖国怀抱，乃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

小说题材新颖，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主题鲜明，整个艺术构思比较巧妙别致，颇具特色。

目 次

一	归去来兮沦落人.....	(1)
二	不是报喜的兰花.....	(10)
三	老中医傅子兰.....	(13)
四	鸿门宴还是非摆不可.....	(16)
五	我叫陶昌记.....	(22)
六	怎样才能救中国.....	(27)
七	不避一舍，不用诡计.....	(32)
八	秀兰.....	(36)
九	又一个决定性的抉择.....	(40)
十	难忘一曲《彩云归》.....	(44)
十一	“标准军人”的风度哪里去了.....	(53)
十二	郑成功的“雄风”是什么.....	(57)
十三	沉没的灵船.....	(66)
十四	只有一个“安”字的奇怪药方.....	(72)
十五	乱红休向绮窗飞.....	(79)
十六	电子计算机解决不了的难题.....	(86)
十七	家书抵万金.....	(91)
十八	副司令任九车.....	(94)
十九	“别问我，我马上辞职！”.....	(97)
二十	“想秘密处死我？不行。”.....	(101)

二一	犹是春闺梦里人·····	(106)
二二	铁石人儿也断肠·····	(109)
二三	词中有誓两心知·····	(114)
二四	国医圣手的梦想·····	(117)
二五	对政敌和情敌的酬劳·····	(124)
二六	“我宁愿跳崖而死!”·····	(128)
二七	不嫌母丑,不弃家贫·····	(132)
二八	他发现了“癌细胞”·····	(138)
二九	一个长辈能够做什么·····	(141)
三十	“今生不善,安问来生?”·····	(147)
三一	又一个痴情男子·····	(156)
三二	“不过是一泓水罢了!”·····	(160)
三三	“我什么都想好了!”·····	(164)
三四	埋在饭里的牙齿·····	(170)
三五	“铸成大错,我愧对故人!”·····	(176)
三六	何日彩云归·····	(180)

一 归去来兮沦落人

夜色越来越浓，台湾岛南部承天市的渔港码头却慢慢变得热闹起来，因为向大陆方向捕鱼的渔轮，总是习惯于晚上起航的。

码头附近，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在一盏若明若暗的路灯底下，站着一位约二十四、五岁的青年男子。他长得很英俊，身材颇长而匀称，上身穿一件枣色的、内内外外有多达十二只口袋的“火箭服”，下边穿一条式样别致的喇叭裤，一头浓黑的头发也剪成时髦的“四檐滴水”的所谓“新红毛装”。他显然在等着什么人，不时看看腕上的电子表，又抬起头来焦急地向巷口张望，又漫无目的地在灯柱与巷尾之间踱来踱去，一双擦得锃光瓦亮的“火箭鞋”，下意识地把脚边的几颗石子踢得别塔作响。

和闹市区不同，渔民区的黑夜来得忒早。准备出海的渔民登舟了，上街买生活必需品的眷属们归家了，难堪的静寂就笼罩了这一带的僻街小巷。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一个孤独而不安的人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每一个偶尔路过的行人都要向他回望几眼。那些惊疑的目光仿佛透出同一个问号：“他是谁？”

这位青年，就是承天市海洋渔业公司“飞凤号”渔船的轮机手，原名朱凤阳，祖籍安徽凤阳县。当初，父亲给他起“凤阳”这个名字，是寄寓着一片念国怀乡的深意的。无奈台湾当局从统制思想的需要出发，曾经明令严禁以大陆地名命为人名，因此，在户籍上，在公司的花名册上，在一切官方的场合里，他用的都

是他的第一个老师给他起的、对于任何阶级、任何时代的人都含糊而适用的“书名”：朱义。但是，他身边的亲友们却不喜欢叫他这个名字，在一切他们认为不会出危险的场合，都依旧顽固地称呼他的“奶名”：凤阳。因此，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也只能遵照这条原则：在官方的场合，要服从当局的权威，称他“朱义”，而在私人的领域中，则尊重长辈的愿望，叫他“朱凤阳”。

他仍然在漫无目的地踱着步。这是一条“屈头巷”，从巷里的街灯柱到巷尾冷峻的砖墙，八十四步。他从这头踱到那头，然后转回来，身后拖着影子越来越短，八十四步之后，到了路灯下，影子就完全龟缩在“火箭鞋”的鞋底之下了。

这一切是这样的简单、清楚，甚至使他觉得，他自己的生道路似乎也是那么清楚不过。在这个孕育着他出生、抚育着他长大的宝岛上，他与一位姑娘共同播下了爱情的种子，用血与泪浇灌出热恋之花朵，然而却不得不到那隔着一条海峡的大陆——那祖祖辈辈称为“唐山”的祖籍，去收摘那甜蜜的幸福之果。这倒不是什么“叶落归根”，他俩正当青春年少，正是盛开的花朵，而且也决没有老年人那种古老的乡情。他的决心离去，只是因为顾虑到自己的“逋逃犯”的身份会象霉菌一样把甜美的爱果破坏，使它变为酸苦，因而不能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固然，他爱宝岛，爱这里的山川人物，溪涧云海，然而，他却害怕这里冷冰冰的生活。他看到了父亲的贫病交加，义父的颠沛流离，岳父的枉死狱中，岳母的疯癫身故，而他自己和未婚妻的沦落风尘，更使他如坐针毡，片刻难忍。他痛苦地发现，他眼前的道路，正象他现在踱步的死胡同一样，随着阴影的加浓，绝壁也就越来越近了。为了寻找一线生机，他必须跳过去！但跳过去之后，等待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不清楚。午夜时耳机中的零星讯息还没能

帮他建立完整的概念，但是，他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有一句外国先哲的名言：“魔鬼咒骂的明亮的窗口，是你安身立命之处。”他就是这样明确了自己的信念的。当然，他明白，横亘在他面前的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甚至是灭顶之灾的一片风涛，紧随在他身后的是“叛逃”的罪名和亲人的受迫害。然而，与其象这样躲躲闪闪，窝窝囊囊，望着幸福家庭的海市蜃楼而兴叹，还不如痛下决心，最后一搏！即使为爱而死，天堂的大门也会向他们敞开的！

随着一串高跟鞋的哆哆声，在巷口的横街上，一位苗条秀美的姑娘出现了。她，象一团火，在凤阳那又黑又大的眸子里点起了两颗闪烁的火星。他急急地跨步上前，紧紧地攥住了姑娘的手。

“珍，你真的来了？”由于激动，他的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我怎能不来呢？”姑娘柔声地反问。她比他还激动，脚一软，不禁扑倒在他的怀里。

隔着一件薄薄的乔其纱晚妆，他感觉出她心房的狂烈跳动。她那苗条的身躯散发出来的异常烘热，象一股电流霎时传遍他的全身。他的心一紧，更紧地搂着她，象是要把这最后的拥抱更深刻地印在心头。今后，无论海角天涯，不管海枯石烂，他都将清楚地感到她与自己同在。

而她，也清楚地听见了他那强烈的心跳，感到那俊伟的身躯的微微痉挛。她太了解他了，她明白，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他也许会在最后一分钟动摇了去志的。于是，她抬起头，用映着星光的眸子深情地盯着他，干脆利落地给了他深情的一吻，便柔声地说：“凤阳，我们走罢，到码头上去。”

离开了僻巷，渐近闹市，他俩漫步在华灯之下。这时，朱凤阳觉得心境光明多了，一股男子汉大丈夫的豪气升上心头，他觉得，纵有千般险阻，也该由自己单独去对付，而不能给未婚妻留

下痛苦。于是，他尽量多谈欢乐，多讲信心。他告诉姑娘，船上的雷达员是他的好朋友，他确切地告诉自己，在他们今夜要去的海域，有一支船队正在活动，“这肯定是大陆的渔船。——人家今非昔比，强大起来了，外国的船队，谁敢侵入我们的台湾海峡？”

“到那里，马上写信来。”

“你糊涂，现在大陆能跟咱们通邮么？”

姑娘默然了。

“这样罢！”看见姑娘的明眸蒙上一层失望的云翳，凤阳实在不希望这云翳加浓下去，于是充满信心地安慰说：“我告诉那个朋友，看到我内渡成功了，就给你送去一束兰花！”

“为什么一定是兰花？”

“你姑妈不是叫秀兰吗？”

姑娘甜蜜地笑了。沉默了一会，又说：“我更希望看到你和姑妈合影的照片。”

“那好办！”朱凤阳爽朗地说，“见到姑妈，我就要她陪我回你们故乡，在船过三峡的时候合影一张，让你先看看你从小想念的景色。”

“照的时候，你和姑妈离开一点。”

“为什么？”

“给我留个空档，我要用特技把自己的照片翻印在你们中间。”

“傻丫头！”凤阳亲切地笑着，“你走的事，也得抓紧哪！”说着，象是猛然想起了什么，他掏出身上所有的台币和美钞，交给姑娘，“明天以后，这些东西对我就没用了，你要取道香港，钱是不能少的。”

姑娘默默地接过钱：“难得的不是钱，是人，是一个有钱有

势而又没有完全失掉人性的、愿意把一个地位低微的导游女郎连同她的无依无靠、晚景凄苦的姨娘一起带着离台赴港的人。”也许是为回忆所惊惧，她眼里又蒙上了阴云，泛起了泪浪，“也许等到那一天，我已经……老了！”

“你怎么啦？”凤阳焦急地说，“说过，今晚为我送行，你不许哭的。”说着，掏出自己的丝绢给姑娘擦了泪。

“我不是哭，我是激动。”姑娘辩解地说。“我有一位高山族的母亲，我的身上有一半流着这个刚强的民族的血液。听母亲说过，当年，为了驱逐外虏，打倭寇，赶荷兰鬼子，高山族的女人送心上人出征时是不许流泪的。凤阳，让我们用高山族儿女出征的仪式，勇敢地告别吧！”

姑娘说罢，勉强做出个笑脸来（隐藏着惨痛的笑脸呵）。作为同是高山族母亲的儿子，凤阳也知道这个民族的风俗，于是也挺直了腰身。姑娘郑重地掏出一条绣花巾，双手举过头。凤阳懂得，这里边包着姑娘的一绺编成同心结的秀发，连忙郑重地接过来，放到贴心的口袋里。

一串急促的钟声回响在码头上空，船队升火待发了。凤阳再次吻了姑娘，便急急上船去了。

那时正是下弦天气，月牙儿还没露脸。无垠的天际缀上了一颗颗宝石似的星星。风向转了，海风带着一股湿润而温暖的海洋气息，向岸上的人们扑去。

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于是，随着一阵紧张的钟声，螺旋桨转动起来，把船尾水里的灯影搅成万道金蛇，船队出发了。

船队拉成单列，首尾相接地向靠近大陆的渔场开去，几艘炮艇紧跟着船队，若即若离地护卫着。

这已经是近年来各个远洋渔业公司的固定航线了。俗话说，

“秋汛金，春汛银”，渔民的一年之计，就在这春秋两汛。因此，尽管当局三令五申，渔民们还是尽量靠近大陆捕鱼。因为那里海水回流，饵料丰富，鱼群爱到那里产卵，这是附近最好的渔场。而且，更重要的——尽管谁也没有说出来——还可以更靠近地看看祖国，那里住着骨肉亲人啊！

朱凤阳上了船，在轮机室里操作了一阵之后，便连声嚷着闷热，要出去换换空气，把工作暂时交给了助手，自己沿着那曲折的、狭窄的、散发着铁锈与鱼腥味的船上通道，向雷达室攀去。

他推开门，在朦胧的灯火下，只看见荧光屏上，蓝色的脉冲讯号在跳动着，闪耀着。他俯下身来，关切地分辨着那似懂不懂的图象。

听见沉重的呼吸声，雷达员抬起头来。那是个面目黧黑，瘦小而灵活的中年人。象是知道了对方的来意，他亲切地安慰着：

“情况没有变化；在东经一百一十八度、北纬二十三点六度附近海域，有一支船队在活动，看来很可能是唐山来的。”

朱凤阳掏出香烟，给了雷达员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默默地，然而心神不安地吸着。

时间伴随着航程，也在默默地飞逝。朱凤阳推开窗，只见右舷边擦过了几个熟悉的小岛的阴影。一座高山似的大岛上还亮着几星灯火。他知道，那是有名的妈祖宫。他凝视着那若明若灭的、有点神秘色彩的灯火，双手不禁虔诚地在胸前合起十来。出神一会之后，他不由得自己也哑然失笑了。自从去年在新瀛那座深山寺院里听了老和尚一席话之后，他已经失去了对任何神灵的信仰。刚来船队时，每当见到老船员、他的师傅们向妈祖宫合十时，自己还暗暗地嘲笑过，如今想不到，自己也下意识地向神祈祷起来了。也许正是哪位思想家说得对罢：“得意的人和倒霉的人，离

神最近。”

这一切举动，雷达员看得清清楚楚，他走过来、亲切地拍拍年青人的壮实的肩头：“凤阳，不要紧张！吉人自有天相，我祝你一路平安！”

凤阳抬起头，用一双明亮而诚挚的目光盯着他：“权哥，你真好！”

那被称为阿权哥的坐下来，喟然叹了口气，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理解你，别看我是台湾人，要不是有老婆儿女……”

凤阳听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突然，他抬起头，恳切地望着对方：“权哥，求你一件事！”

权哥仍然默默地望着他，目光中含着鼓励的神采。

“如果我成功了，托你返航后给她送去一束兰花，这是我们约定的暗号。她在海滨导游社，名字叫做李笑珍。”凤阳十分激动，稍停，又沉重地说，“如果我失败了，……”

“不要胡思乱想！”权哥急促地，甚至有点粗暴地打断了凤阳的话，“一个后生人如果老想着失败，还有什么力量去和命运搏斗？”

船队的首尾两端，响起了联络的钟声，当当，当当，这钟声由清脆到微弱，缓慢地溶入了海上的夜雾中。

“涨潮了！”凭在窗口的权哥喊道。凤阳连忙凑到他的身边。

“二十四五，月起五鼓”，下弦月终于出来了，潮水也开始上涨起来。朦胧中可见一排排闪光的浪花，你挤我拥，顶踵相接，欢快地向大陆漂去。这里离大陆只有二十海浬，可以看得见大陆照天的亮光下，有几串流萤般的灯火在海面上滑动，荧光屏上的脉冲也越来越强烈了。不用看海图的标记，他们已经知道，离预定的渔场近了。

“快去准备准备吧！”权哥热情地催促着他，当凤阳向他举手告别时，他还没有忘记补上一句：“那束兰花，我一定送到！”

声纳放下水去了，发现了鱼群的讯号传上来了，领班渔轮立即投下了灯光诱捕器，船队开始分开，准备投下大型拖网，渔船上讯号灯闪烁，和对面不远处的船队交换着灯语——这是国际惯例的礼节，何况是在中国的领海上，面对着对方发来的友好讯号！

扬声器传下船长各式各样的命令，整个船队开始大忙了起来，随着船队前来“护航”的几艘炮艇也散了开来，作例行的巡弋。整个船队坚决地向陌生的船队靠近。

“飞凤号”这时在船队的右翼。当炮艇的后灯与它的后灯反向擦过时，朱凤阳走上了甲板，仔细地打量着前面的船队。在下弦月淡淡的月色下，隐隐约约看见船尾有一面红旗在飘动；在船队的呼喊声暂时静寂的一刹那，他还远远听到那个船队上传来《国际歌》的旋律。这是他多次在静夜收听祖国电台时熟悉了的聲音呵！

他的血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他迅速弯下身来，抱起个救生圈，向着大海，跳了下去。

“有人跳海啦！”邻船上有人惊惶地喊叫，顿时人声鼎沸，警笛乱鸣。几艘炮艇开了过来，探照灯的光柱在出事的海面上来回扫动，不久便交叉地织到一片小小的水面上，罩住了跳海的人。只见他在救生圈的帮助下，奋臂击水，以矫健的姿势同海浪搏斗，努力摆脱灯光的照射，向陌生的船队游去。

几艘巡逻艇上都跳下了身穿救生衣的士兵，奋力地追逐着跳海的人。可是，跳海人毕竟不凡，厄运追赶着他，爱情鼓动着，在这场默默的竞赛中，他显然占了上风，把士兵们越来越远地抛在了后面。

“砰，砰，砰！”巡逻艇显然已经放弃了生俘的打算，又不敢向那神秘的船队过分靠近，于是，开始朝跳海人打枪了。蓦地，他们发现，救生圈在海浪中滴溜溜地转。跳海人哪里去了呢？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前面的船队中传来一阵人声，只见一条黑影跳出来，把跳海人接上船去了。

成功了！这个罕见的幸运儿！

二 不是报喜的兰花

返航的船队刚刚靠岸，就把它的船员撒满了整个码头和海滩。

这些精疲力尽的人们，由于职位和年龄的不同，三五成群，边走边谈。有的是估计着此次出航的收获，有的是计划着把身上的余钱丢到哪家酒馆，有的默默盘算着给老婆孩子买点什么，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兴奋而好奇地谈论着朱凤阳：他为什么要跳海内渡？现在可能到了什么地方？还有人默默地羡慕着他。

只有那被称为阿权哥的雷达员，避开了众人，孤单一人，进到市区洗了个澡之后，换上衣服，就到那俗名叫“广东街”的花市去买了一束兰花，然后行色匆匆地向海滨导游社走去了。

原来，台湾的导游社，是在外资拥入、游客云集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无烟企业”的一部分，说穿了，很多是半公开的妓院。这栋座落在海滨山坡上的六层洋楼的海滨导游社也不例外。那位疲倦的海员在柜台前办了手续之后，便被指引到了李笑珍的房里。主人不在，阿权被招呼在房间里坐了半天，门开了，走进来一位妙龄少女，哀伤而且疲惫，她，就是李笑珍。

来客向姑娘献上花束之后，姑娘也照例地奉上香茶，阿权悄悄地打量着姑娘，没有笑容，也没有激动，甚至对兰花也不多看一眼，仿佛那只是一张廉价的通行证！他的心里狐疑了：到底是姑娘的麻木，忘掉了与情人约会的暗号呢？还是朱凤阳可悲的轻